

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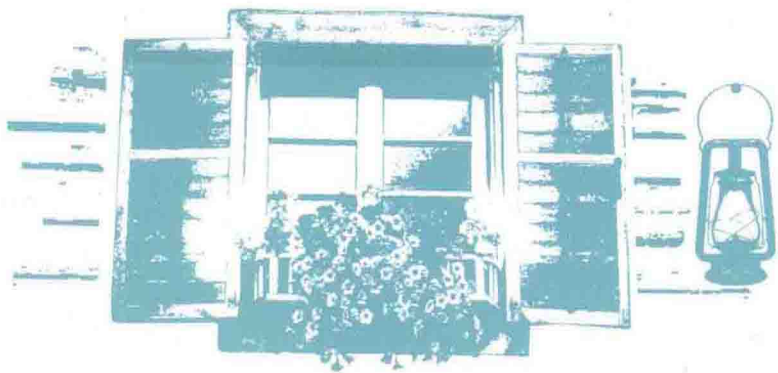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文库

沙地◎著

# 赎凡尘

长篇小说

一个女孩儿，该不该像  
一只蝴蝶，或者一只蜻蜓  
而一个世界，该不该像  
一曲歌谣，或者一幅风景  
需要忍住多少泪水  
才会叫作含辛茹苦  
人生不需要仰天长啸的生活  
难道那些无情的风雨  
天经地义找到了你吗  
在凡尘里，你就是凡尘的一粒  
这救赎者的呼救  
谁在听，谁在应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 赎凡尘

长篇小说

沙地◎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赎凡尘 / 沙地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5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128 - 6

I. ①赎… II. ①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2587 号

---

责任编辑: 薛媛媛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36 字数: 6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8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 录

第1章	回到山 & 平原之家 .....	1
第2章	天使童年 .....	7
第3章	改变 .....	11
第4章	七仙女 .....	17
第5章	看不见的世界 .....	23
第6章	跟在一群男孩的后面 .....	29
第7章	隐形的快乐 .....	34
第8章	秋水塘风波 .....	39
第9章	母子天敌 .....	44
第10章	三妹之死 .....	49
第11章	突然而至的恐惧 .....	53
第12章	一件裙衣 .....	57
第13章	不一样的演讲 .....	61
第14章	朝气蓬勃女子班 .....	65
第15章	小猪木木 .....	69
第16章	人与动物的沧桑 .....	73
第17章	败在两个叫花子手上 .....	78
第18章	换来一座大房子 .....	82
第19章	解散女子班 .....	87
第20章	最后的疯狂 .....	92
第21章	艰难的考场 .....	97
第22章	困惑与疾病 .....	102
第23章	问天 .....	106

第 24 章	最后一个古典女 .....	110
第 25 章	雪天相遇 .....	113
第 26 章	重温旧梦 .....	118
第 27 章	一个女孩名叫君兰 .....	123
第 28 章	孤独和信任的随想 .....	126
第 29 章	相爱四天 .....	131
第 30 章	暴风雨来临 .....	136
第 31 章	远行 .....	141
第 32 章	到异乡 .....	145
第 33 章	试教 .....	149
第 34 章	笛音追寻 .....	154
第 35 章	齐文允出现 .....	160
第 36 章	错误的决定 .....	166
第 37 章	苦，因他注定 .....	171
第 38 章	贴心小生命 .....	176
第 39 章	坐等天亮 .....	181
第 40 章	月亮河上 .....	187
第 41 章	花季少女殒命 .....	193
第 42 章	一个教育的话题 .....	199
第 43 章	齐文允回来了 .....	204
第 44 章	一个母亲的苦难史 .....	209
第 45 章	离别在即 .....	214
第 46 章	这样的待遇 .....	220
第 47 章	麻山一家人 .....	225
第 48 章	准备婚礼 .....	231
第 49 章	婚礼进行曲 .....	235
第 50 章	村校 .....	241
第 51 章	偷家里钱的贼 .....	245
第 52 章	离开家门 .....	250
第 53 章	谁可相依 .....	254
第 54 章	深夜幽灵 .....	258

第 55 章	步步小心 .....	262
第 56 章	夜半惊魂 .....	267
第 57 章	另辟蹊径 .....	272
第 58 章	女儿和母亲 .....	277
第 59 章	阴影再次笼罩 .....	282
第 60 章	不能转正 .....	287
第 61 章	陨落的生命 .....	292
第 62 章	有感于强烈鲜明的对比 .....	297
第 63 章	从容面试 .....	303
第 64 章	异地大拯救 .....	309
第 65 章	第二次应聘 .....	314
第 66 章	这个人很亲 .....	319
第 67 章	一种情感 .....	324
第 68 章	不要伤感 .....	329
第 69 章	世上又一个妓女的诞生 .....	334
第 70 章	反抗 .....	339
第 71 章	幸福突然而至 .....	345
第 72 章	幻灭 .....	351
第 73 章	考验 .....	356
第 74 章	中国式婚奴 .....	360
第 75 章	爱情没了 .....	365
第 76 章	奇怪的心理疾病 .....	369
第 77 章	相同命运的人 .....	373
第 78 章	重上讲台 .....	378
第 79 章	祈愿愿望实现 .....	384
第 80 章	哀西莫多阴森丑陋的一瞥 .....	389
第 81 章	老爷子驾崩了 .....	394
第 82 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400
第 83 章	人精 .....	405
第 84 章	也学会逢场作戏 .....	410
第 85 章	虎口探秘 .....	415

第 86 章	奇妙的考试	420
第 87 章	温柔陷阱	425
第 88 章	不正当的人际关系	430
第 89 章	被阴谋陷害	436
第 90 章	遭恐吓威胁	442
第 91 章	风雨飘摇之家	447
第 92 章	艰难求助	452
第 93 章	起诉	457
第 94 章	罢课	461
第 95 章	错听误信	466
第 96 章	连环中计	471
第 97 章	执行局执行	476
第 98 章	正义在哪里	481
第 99 章	命	486
第 100 章	知音	491
第 101 章	只身赴险	495
第 102 章	极尽温柔一夜情	499
第 103 章	暗算	505
第 104 章	在婚姻的泥潭挣扎	509
第 105 章	幕落	514
第 106 章	走出围城	520
第 107 章	浴火重生	525
第 108 章	毛遂自荐	530
第 109 章	故地重游	535
第 110 章	一声叹息	541
第 111 章	一种悲悯	546
第 112 章	伤逝	550
第 113 章	归来	555
第 114 章	相认	560

## 第1章 回到山 & 平原之家

欧阳建辉从公司回到家,又是他一个人。他不知道他和妻子的这种冷战要持续到哪一天。诚然,他承认他过去对她不是很用心,因为终究,她不是他心里想要的那个人,他的心里时常还住着另外一个人。可是她也不能总是以恩人自居、以高傲的富家小姐自居。他其实一直都相信,就算当初没有她伸出援手,他也能渡过难关,或者从头开始。可是,他为什么要接受她的感情呢?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她在美国的那个同学回来了,两个人解释清楚了以前的误会,产生了欲罢不能的感情。

窗外的月色越来越浓,远处各色的街灯也越来越璀璨。没有开灯,他把又一根烟头熄灭在烟灰缸里,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他的母亲打来的。母亲和父亲还住在湖南老家,不愿意来深圳。他很高兴母亲这个时候能给他打电话。

“辉儿,这段时间工作很忙吧?也不见你打电话。”

“也不是很忙,主要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这么说是你一个人在家了,珊珊和她母亲呢?”

“珊珊在她外公外婆家,她母亲我还不知道。”

“你们俩是不是又闹什么矛盾了?怎么会经常不在一起,也不打电话联系?”

“妈,如果说我提出来和她离婚,你会不会很难过?”

“我只是怕你难过。”

“只是这件事情迟早要有一个人提出来。”

“要不你先回来住几天。你爸这几天身体不好,你正好回来看看他。”

“我明天回去。”

“早两天,禾禾家的老爹也过世了,昨天早上才上的山。现在我们这把年纪的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母亲又和他说了很多左邻右舍的事。

放下电话,他给皓玲发了个短信:“我明天回老家几天,准备好了给我打电话。我知道做这个决定很难,怎么说我们也是十几年的夫妻。至于财产方面,你不用担心。”

欧阳建辉是自己开车回去的。秋天收获季节的阳光很好,一路上他都能看



到有人在收割稻田。他把车停在秋水塘边的时候遇到了西弟小漾的母亲，她正抱着一把稻草似乎要派上什么用场。她对欧阳建辉说：“你回来了，我和你母亲刚还说起你。”

欧阳建辉点点头，说：“谢谢你。”

他走进老屋，绕过天井，看到父亲正在堂屋的竹榻上躺着，旁边坐着他的母亲。见到他，他的父亲弓起背来，说：“辉儿回来了，你快问他吃饭了没？”

他母亲站起来，说：“我去帮你热饭菜。”

“不用，我吃过了。”欧阳建辉说，把给父母买的東西以及装换洗衣服的小型行李包放在桌上，自己到另一张椅子上坐下。他知道父亲的病并不严重，虽然很多年前就和现在一样不能走了，然而说话做事，头脑依旧清晰。

“我刚才遇到沈惠娘了。”他说。

“她对你说什么了？”

“没有，就是问我回来了。”

“你现在不能像过去那么对她，态度一定要好些。”他母亲说，“她过去也不容易。自从钟像岩得肺病过世，她脾气改好多了。”

“我知道。只是我一想起过去她那样对西弟小漾，就……”

他想起了西弟小漾，她在十几年前到贵州支教后就再没音信。他也想起了他要离婚的事情，或许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爱自己或自己爱的人。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特别能理解妻子现在对她同学的感情：他们已经错过了十几年，难道还要让这遗憾持续下去？

“晚上你是要在这里住，还是去山 & 平原之家？”他母亲问。

“山 & 平原之家。”

“那我一会儿早点做晚饭，你吃好了好过去。”

山 & 平原之家是他年轻时修在山间的一座砖木瓦房，是他自认为他此生留在这个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即使他一年难得回来几天，他也不肯租出去。

他到里面房间睡了会儿，醒来后已经五点多钟了。他在母亲的陪同下吃了点东西，出来后发现外面地面竟然是湿的。

他走过塘岸、现在满是房子的芍药园、成片收割过的稻田，到狮子山后面的草地。草地很宽，一直延伸到观音山下，周家湾方向。

雨后空气很好，这时太阳忽又从潮湿、清凉的空气里露出来，照着潮湿的树木、草地。山坡上、野地里随处可见盛开的野菊，这里一丛、那里一丛，和其他的植物相互簇拥，空气中一股甜蜜的菊香味。他有一种想要拥抱这大自然的感觉。面前是一大片草地、山林和小溪，在他视野的左边就是他的庄园，那么宁静地坐落在这山和草原之间。山 & 平原之家的主房，是他用自己烧制的红砖砌成，不大，加上尖顶的阁楼，一共有三层。为了显示它的主体，或不至于让它显

得太单调,他又在它的周围用杉木钉了好几座方向和高矮不一致的木屋,和主房紧紧地挨在一起。这样既显得紧凑,又错落有致,而且体积和面积都增大了许多:正符合了他山 & 平原之家的风格。他在房子的四面开辟出了很多块菜地和花圃,把山石间的角角落落都用上了,见缝插针地种上了许多翠竹、棕榈和果树,同时在房子的前面留出宽宽的草地做休闲娱乐的空间。接着他又在庄园的四周种上一圈杉树和野玫瑰等带刺的植物,让它们缠绕着杉树并充满在杉树的间隙,形成一道天然的屏篱。现在不是春天,没有洁白、大朵的野玫瑰花开,但刺篱下面一丛丛金黄的野菊花却开得正盛。在刺篱的柴门旁现已长得很高大的一棵杉树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山 & 平原之家。门下一条小石子的路通向小溪。

门是从里面用木棍随便插扣上的,很容易打开。他熟练地伸进一只手去把门打开,然而让他感到奇怪的是里面主屋的门竟然是打开的。他听到右边不远的花圃里有人挖地的声音,一看,是一个十几岁长得十分俊朗的少年,旁边蹲着一个皮肤白皙、穿得很干净的小女孩。

“西弟小漾?”他有些时空倒错,好似蹲在地上的正是四五岁的西弟小漾,劳动的正是年长她十岁的他。

“咦,你是谁?你怎么会到我们家里?”小女孩看见了他,问。

“你们家里?”欧阳建辉想,“这房子明明是不能租人的,我母亲怎么会把它租给了别人?”

“你是欧阳叔叔吧?”男孩看了他一阵,问。

“你是谁?你又怎么会认识我呢?”

“陆奶奶给我看了你的照片,说我长得很像小时候的你。”

是的,他在看这孩子的第一眼,就觉得很熟悉,骨子里和他很亲:阳光男孩的面庞,长期户外劳动显得稍嫌黝黑的皮肤,闪亮温和的眼神,眼角和嘴角微微的笑意,还有他稳重的个性。这一切都是他的特点。可是他到底是谁?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欧阳建辉问。

“我叫庄牧。我爸爸死了,我妈妈才决定带我们回这里。”

“你们从哪里来,听口音你们好像不是本地人?”

“当然不是了,我们是贵州人!我们住在月亮河旁,比这里还要美的地方!”小女孩抢着回答,声音很响亮。

欧阳建辉似乎有些喜欢起这个小女孩来了。他笑了笑,问:“你们的妈妈是谁?”

“西弟小漾!”

“西弟小漾?”欧阳建辉吃了一惊。他转向那个大的孩子,问:“你刚才说你

叫什么？”

“庄牧。”

“不是欧阳西西或是欧阳小小？”

他记得西弟小漾说过，如果有一天他不要她，她就自己带着孩子走，等孩子长大，她再带他回来。而且她还说过，她会叫他欧阳西西或是欧阳小小。

“不是。我爸姓顾，我叫顾庄牧。我怎么会叫欧阳西西或是欧阳小小？”

“哦，那你今年多大了？”

“十……四岁……”

“骗人！你说你有十五岁！”小女孩说。

“你懂什么？这是妈叫这么说的！”庄牧说。

欧阳建辉再次笑了，把她从地上抱起来：“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种菜！我妈说我一定要有一块自己的菜地。可是我挖不动，只好请他挖。”小女孩说。

“好了，我给你把地也挖好了，以后你要种什么就自己种了！”庄牧说。

“你说过你会帮我一起种的！”小女孩说。

“我什么都帮你做完了，你做什么？”

“我就负责守着它，看着它长大！”小女孩说。

“好吧。我明天从学校回来的时候给你买一些菜秧来。”

欧阳建辉看着他，心想：真是个勤劳敦厚的实干家。不过在敦厚这点上可不像我。他会是我的儿子吗？

“走吧，欧阳叔叔，我带你去见吉丫阿姨。”

“吉丫阿姨？不是你妈妈吗？”

“不是。我妈出去了，要好几天才回家。”

说话时，从房间里出来一个小个子女人，欧阳建辉还从来没看到过这么丑陋的女人。她个子矮小，背严重弯曲和畸形；虽则如此，她走路却是仰着脸，好似竭力要使她的背不要那么弯曲；或许是因为她的背弯曲、畸形的缘故，她走路的姿势也不是很稳，好像一只脚高、一只脚低；她的嘴有点歪，肌肉牵扯以致脸部变形，一只眼睛也深受影响，翻红了出来。

她似乎早有准备，对走向她的欧阳建辉说：“我是吉丫。刚接到陆伯母的电话，说你要过来。欢迎你回家。”

欧阳建辉想：他母亲到底是在干什么啊？如果他早知道西弟小漾回来了，他不是应该早回来看她了吗？

他在她的带领下进了屋，把小女孩放下，感觉一进屋就在一个人熟悉的眼睛注视下面。那是西弟小漾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纯洁、坦诚、给人的希冀、一脸仰起的真情，使他想起了在哪本杂志上看到过的海迪·拉弥。两者的美貌有

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这种美是绝对不会过时的,它永远在人的心底,是一切最美好的感情形象的替身。

“你自己到楼上去看看。陆伯母交代过,今天晚上你就住西弟小漾的屋。如果有什么疑问,下来找我。”

他当然有疑问,有很多疑问。但是现在,他要自己找一些线索。

他上了楼去,停在卧室外面的过道。过道的尽头有一扇窗户,在那里可以看到不远的草地和小溪,听到小溪潺潺的水声。过道的左边是卧室,右边也是卧室。它们的门都是打开的。

欧阳建辉步入他和西弟小漾以前住过的卧室,看到一张双人床、一个梳妆台、一个衣柜、一张饮茶和独坐的小圆桌。小圆桌靠窗,有两张小圆凳。他可以想象西弟小漾经常独坐在这儿看风景的情景:小圆桌上摆放着茶具和一个插花的玻璃瓶。窗子是绝妙的设计,西弟小漾的父亲帮他设计的,木格子的大窗和可以从两边开启的木窗门。他不知道她在这里是否会想起她的父亲。就在这扇窗的右边,刻着“如果可以,我希望我死的时候能够回到这里”。可见她是多么爱这里,多么想要回到这里。她在出走的时候就有这种设想:无论出去多长时间,无论去的地方是多么遥远,她还是要回到这里。他在窗子边朝外凝望了一阵,第一次觉得外面的风景是那样熟悉又遥远;同时不知道将来是否还能够回到这里、怎样或何时才能够回到这里。

书房与卧室是相通的,他转身过去,看见一个书柜、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书桌上放着笔记本电脑。他坐下把笔记本电脑打开,一种异样的感觉来了:这里面装的就是她,全部的情感和思想。桌面背景是扩大了的她和一匹马的合影,画面无疑是很美的:碧绿的草地,一匹棕褐色的马很温驯地站在身着洁白短风衣、黑色裤子的她的身边,马把头歪了过去,似乎是为了嗅着她的衣角;而她则用她的一只手把她的头轻轻地扶靠在它的背上,微闭着双眼。他凝视了很久,总觉得那微闭的双眼里有什么。他觉察到了一丝痛苦的神情。

他看过她的一些随笔、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以及两本已经出版过的学术专著的一部分,最后在他上床的时候翻到了一本用来记录零星碎语的本子,在上面读到以下这些句子——他觉得他能触摸到她的心,嗅到她的呼吸了:

——我常常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需要爱和关心。

——我发现我特别喜欢“温暖”这个词。

——我不太赞成那种死去活来的爱。

——当你以即老、临死的思想状态来看待你现在的的生活,你就会豁达得多。

——太爱则无爱,过悲则无悲。

## *S* 赎凡尘 *shufanchen*

——不要偏激，绝不可以走极端，顺着生命的轨迹自然而亡，那就是进入了生命的最佳状态。

——我常有一种急切的想要追赶时间的愿望。我生怕我在这尘世间的事不能做完。

——逝去的已逝去，它不会再回来。

——我曾经想过给我的小说找一个好的结局，但我又总是在不停地排斥、否定；因为事实上我不认为有这种可能。

——艺术即苦难。

——一切事物，唯有死了，才能进入永恒。

.....

他读着、读着，就感觉有什么不对劲了。他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在哽着，心里面也是。他不知道还能够对她说什么，这世界上也只有像她那样的女人，才能够叫人如此动情。

他有太多疑问，希望吉丫能够解答。

## 第2章 天使童年

第二天早晨,他吃完早餐,在陪同吉丫走向外面草地的时候说:“既然你是西弟小漾带回来的,是她最信任的人,那你一定知道她的所有事情。”

“是的,我知道她的所有事情,包括她的恋情。但是现在我也需要知道她在你的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你要先把她和你的一些故事说给我听。”

欧阳建辉开始叙述和回忆:“她一九七四年出生时我已十岁。她的从巨大的痛苦和磨难中挺过来的父亲,似乎忘记了他人生经历中之大不幸,非常高兴,给她取了一个美丽、活泼又可爱的名字:小漾——有微波荡漾、清风荡漾之意,恰巧她又是出生在刚刚冷冻过后的春天。但是到她三岁时,她的母亲沈惠娘有了一个心病,她想要有一个儿子,于是就同西弟小漾商量:‘小漾,你希不希望有个小弟弟?’

“小漾自然说是想。

“‘那我们给你改个名叫希弟好不好?’——农村里,有给前面的女孩儿取名叫招弟的、引弟的、来弟的,她的父亲为避免重复,便给她取了这样一个名。

“没想到西弟小漾却一口喊出了:‘希弟小漾,我叫希弟小漾!’

“她似乎觉得这个名字比任何一个名字都好。

“她的父母一愣,继而放声大笑:‘好,好,好。你就叫希弟小漾,叫希弟小漾!’

“西弟小漾为自己得了一个四个字的名字非常高兴,在幼儿园报名时连声嚷嚷她叫希弟小漾,她叫希弟小漾。但幼儿园的老师却把她的‘希’字改成了‘西’字,说这样谐音免俗。

“有一次我故意问她:‘西弟小漾,你的父亲姓钟,可你却叫西弟小漾,你到底是姓钟呢,还是姓西弟?如果要是姓钟,那你就应该叫钟西弟小漾,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长的名字;如果要是姓西弟,这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姓。’

“她想了想就说:‘这是我自己的姓。’

“她家住在枣园——一个很美丽的园子,在秋水塘北偏东方向,因里面种着好几棵枝丫伸天的大枣树而得名。里面有一座大宅,非常气派。大宅里住着她的奶奶和叔伯婶子们。她家住在枣园角落边上的一座偏房。用她父亲的话说,

是他手气背，抽签的时候抽到了这里。但实际上他却是非常喜欢住在这里。房子虽小，只有一个中堂，两个厢房，一个伙房，一个粮仓，但也够住。房子的里面靠院墙处还有一个五六个平方米的小天井，楼上一座阁楼。他把楼上的阁楼布置成一间琴室，每逢闲雨天，便会有很多人造访，听他讲授音律琴理。而他弄起琴来时根本又是另外一个人，就像我们后来读初中时读到的‘陋室铭’里的大儒，‘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行’。他和大宅里面的人关系一点也不密切，平常也不走大宅的正门出园，而是走向北而开的后门。因我家就住在枣园后街的对面——同样是一座古老的大宅，只是没有园子——因而显得我们家和他们家更亲。每一次西弟小漾出来，总是要朝着我家的人喊‘到我家来玩’。

“那时的西弟小漾到底有多可爱啊，我无法说得清。只知道熟悉她的人、遇上她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她。她不仅长得像安琪儿一般丰腴漂亮，而且总是穿着让全村女孩都羡慕的衣裳。她喜欢充分向人展示自己的美丽和可爱，不管熟悉不熟悉的、认识不认识的，心无芥蒂的她都会仰起一张可爱的笑脸，喊人家哥哥姐姐、叔伯阿姨，甚至有一些是痛恨、嫉妒她的也不另外。每一次穿新衣服出来，她都要先摇摆欣赏一番，然后看见了我們，她才跑过来，坐在我家大门的石狮子座上，对正在乘凉或做针线的我的母亲说：‘我的妈妈说我的这条裙子很漂亮，可是我总觉得裙子的后摆有点扎人。’

“我的母亲帮她把她的裙子翻出来一看，果然有一根像刺一样扎人的东西。然后她又说她的新皮鞋：‘欧阳哥哥，我的脚硌得有点痛，你能不能帮我揉揉？’于是我，还有我的兄弟，都争相把她的新鞋脱下来看，帮她揉她的小脚。那时候的她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她，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所以她也会表现出对我们特别的依恋。这是一种很动人的本能。

“我也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依恋我的。我有四兄弟，每个人都对她很好，但她就是认为我对她不一样。她认为我的好对她总是最及时、最需要的，而且从来不隐饰。我对她的喜爱发自内心、溢于言表。当然我也知道，这是因为她还太小的缘故，我对她的感情没有顾虑，不会招致非议。但我的三弟欧阳建明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太过于谨慎和柔情的人，明明很喜欢她，却不敢十分表露自己的感情，好像对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好也要顾虑。当我们带她出去放牛或砍柴，天黑了走不动或是想睡的时候，我总能安排好一个人背她，还顺便把她的那一捆小柴带上。

“但我的母亲却常开玩笑说：‘西弟小漾，长大了做我们四儿的媳妇好不好？’因为我的四弟和她差不多大，经常在一起玩泥巴，一起玩‘唤蚂蚁’的游戏，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有时玩着玩着就抢了起来，打了起来，剑拔弩张的，谁也不肯让谁；但是过了一会儿，两个人又很快去田野里捡了一篮稻穗来家。所

以别人就说他们两个很有点青梅竹马。

“她开始几次没有答应或胡乱答应，但后来有一次却肯定地说：‘不，我要做建辉哥哥的媳妇！’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一旁的人都发疯了似的笑。

“有人问她原因，她就不满地对我的四弟撇撇嘴说：‘建辉哥哥绝不会和我抢。还有，建辉哥哥也不会看着我被狗追赶不管。’说得我的四弟非常惭愧，可如果要想让他放弃和她的竞争，那也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明明上次那泥巴是我赢的，你就不肯给！’

“‘我给的！’

“‘你没给，你只给了一小丁点！’

“她才懒得跟他理论呢，扒在我母亲的身上直摇晃……

“听了她的话，我觉得很开心，同时也觉得非常好笑。因为实际上我虽很喜欢她，但我们年龄悬殊太大。她五岁时，我已是一个十五岁的青少年了，除了学习，我要做很多是成年人的事情，谈论的是成年人的话题。我十四岁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宏伟的计划：种植一大片杉树，供日后建造一座庄园式木屋，也就是现在的山 & 平原之家。因为有计划，而且总是投入地有步骤地去做，我看不起那些无所事事、浪费光阴的人或者做什么事情都是凭一时兴起的人，认为他们永远也不可能体验到我所体验到的生活实际的意义和乐趣。

“我没有把西弟小漾说长大了要嫁给我的话放在心上，想当然认为她也不会记住自己所说的话。我照样上学，放学后做事，多数是做自己想做，或一个男孩子应该干的事，尤其是星期六星期天、寒假暑假。西弟小漾则照样在自己孩子的天地里劳动和玩耍。我们所能在一起或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只是很奇怪，有时见到她，会有一种很奇异的说不清楚的感觉：这小女孩好像天生就知道该喜欢什么样的人，喜欢上他后又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望着我笑，眼里流露出由衷的热爱的神情，像星星一样闪烁，像小鸟一样雀跃，令你不得不也和她一样。所以只要见到她，我也会笑，而且是下意识的笑。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就那么懂得爱情和享受爱情，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种感觉，最美好的感觉，是在一个夏夜。在山合村，人们饭后都喜欢到外面乘凉、聊天，尤其是在我们所居住的南屋。外面秋水塘边特地空了一块很大的方形场地，用青石板铺砌，中间一对石狮子椅，两边好些石几，再加上这边塘口岸上大树底下几个石墩，一对石鼓，一块像乒乓球台一样大的石板，一个可容五六个小孩子在里面玩耍的石盆，这里简直热闹得很。那天的夜色很好——在我的记忆中，哪一天的夜色都很好，只要是夏天。石椅上、石几上坐满了人，还有很多人在站着——但即使这样，他们也都聊得很开心。我因为没地方可坐，也无话可聊，便想换一个心境，到大树底下孩子们聚集的地方。孩子们都在



秋水塘边的大石盆里玩，或在大青石板上睡，一边睡一边玩自己手上的什么东西。我不经意走到青石板旁，忽然大发奇想：我何不也到那上面躺一躺，好好地享受一番？这样一来，我看也没看就往上躺了，双手枕着头，听风看天空遐想。我的右边有一个小孩翻身过来，我也转过身去，正打算给他一个可爱的笑脸，发现竟然是西弟小漾。她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眉开眼笑，从来没有那么得意过、高兴过。当然她所有的语言都是无声的：好像她从来就知道我和她是会这么近地躺着，面对面。她望着我笑，一张袒露无余又颇含狡黠的脸，使我不得不怀疑：她究竟对性事知道多少。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她的那种欢快的神情是会传染的，所以我也不由得望着她笑，就好像我们是心有灵犀、早就预谋好的那样。”

吉丫说：“她也曾经向我描述过那天的情景：‘……啊，当我突然转过身去，看着是他的时候，我简直太高兴了，只差没有扑到他的胸膛上去嬉笑一番。不过那时，我好像稍稍懂得了男女是授受不亲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已经私下定了情的人，要知道避嫌。不过我还是那样地望着他笑，他也一样，好像事实上我们早已是很亲近的那样。至今，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会经常想起，一想起就是那么甜蜜，好像又回到了那宝蓝色的夏夜。我把它叫作蓝宝石的感情……’

“读初中时，班主任曾一度在她和同学们的面前灌输过‘性是罪恶’的认识，她后来所遭遇过的很多也确实说明了这一点，但她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性有美好的一面，也从来没有放弃寻求自己理想相爱的人。因为她确实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在她五六岁的时候，在那个蓝宝石的夏夜里，她和你所拥有的那份感情和‘性’。当然那时你们什么也没有做，但对她来说就好像什么都做了，你已经拥有过她，她也已经拥有过你。如此就成立了一个观点：人在童年时就已经有了性心理，性的美妙神秘源于一样——美好的情感愿望。正是因为那时她就有了这样美好的情感愿望，所以不管后来世事怎样多舛多变，她心里的信仰始终没有变，她始终相信这世上有一种情、有一种爱、有一种性是她所追寻的。只是不管这份情于她于你是多么醇正深厚，都再也无缘。”